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十三辑)

总主编/李玉明

金末河汾诸老诗派

贾秀云 / 著

“河汾诸老”是生活在金元之际河汾地区的几位著名诗人。他们气节非凡，志趣高洁，在青山绿水间寻找着精神的寄托，同时又关注现实社会，不忘百姓疾苦，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与当时文坛领袖元好问互相呼应，为金元时期的诗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品格在当时文人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 编:刘冬梅

韩 慄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3辑)

金末河汾诸老诗派

贾秀云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8125 字数:300千字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24-x

G·11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河汾诸老”之宗	(2)
二、麻革	(6)
三、张宇	(11)
四、陈赓 陈庾	(14)
五、房皞	(24)
六、段克己 段成己	(31)
七、曹之谦	(38)
八、共同的隐居心态	(43)

引 子

“河汾诸老”是生活在金元之际河汾地区的几位著名诗人,《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诸老以金元遗逸,抗节林泉,均有渊明义熙之志。人品既高,故文章亦超然拔俗。”“河汾诸老”生活在金元易代的战乱年代,他们气节非凡,志趣高洁,在青山绿水间寻找着精神的寄托,同时又关注现实社会,不忘百姓疾苦,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与当时文坛领袖元好问互相呼应,为金元时期的诗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品格在当时文人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的一个人文群体的出现,与当时河汾地区的社会现实、文化教育、民风民俗等都有着一定的关系。

河汾地区处于山西南部黄河、汾水之间,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金元之际,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诗人群体,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文坛上有着重要影响。元代大德年间,房祺辑录了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等8位诗人的诗作,题名为《河汾诸老诗集》。从此,“河汾诸老”成了这8个人的专称,同时也成了一个诗派的名称出现在文学史上。

“河汾诸老”在生前并没有开宗结社、彼此联盟,但他们在家世、志趣、创作风格等方面确实很相似,而且他们生活在同一地区,在不自觉中形成了一个很具地方特色的创作群体,已经具备了诗派的特征。

“河汾诸老”都生活在金末元初，生卒年也相去不远，他们都经历了社会的大动荡，目睹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亲眼看到了这些大事件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这就使得他们在这特定的时代，对当时的现实有着共同的感受和认识。他们大多出生在书香门第，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非常扎实的文学功底和较高的文学造诣。

“河汾诸老”流传下来的 547 首诗歌中，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他们虽未能充分地正面反映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但他们在诗中写下了他们的生活和感受，从中也反映出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对于他们的诗歌，后人有很高的评价。明末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毛晋说：“每读至金源氏，辄有河汾诸老往来于胸中。”郑振铎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 45 章《辽金文学》中把河汾诸老与元好问并提。蔡美彪则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西夏金史·金朝》中提出了“河东诗人以元好问为宗，形成河汾诗派。”

一、“河汾诸老”之宗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是当时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也是卓越的社会文化活动家。他曾师从于金代著名文学家郝天挺，加之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青年时期他的诗文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是当时的才子，颇受文坛盟主赵秉文的赏识。元好问喜好交游，广泛结友，他的诗文才情很快得到了文人们的广泛

认同，在金元之际，元好问已经成了文坛的盟主。

战乱中，元好问曾经多次身处境险，几遭凶害，他亲眼看到了百姓在战争中所经历的苦难，亲身感受到了战乱中的种种痛苦。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了当时惨烈的社会现实，留下了著名的“丧乱诗”，这部分诗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受到了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元好问对现实的密切关注，更可以看到他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他的同情没有停留在诗歌中，他积极地进行社会活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减轻百姓的苦难。他广泛地接触蒙古政权中的士大夫阶层，通过他们改变元统治者的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文化破坏政策，拯救亿万生灵。

元好问的先人是汉化很深的鲜卑族人。但在民族关系方面，元好问突破了狭隘的民族观，在蒙古族占领中原之后，虽然无心出仕新朝，但也无力坚决地抵抗蒙古族的统治。面对现实，他接受了“夷”对“夏”的统治。综观历史，“夷”与“夏”之间的碰撞最终都走向了民族的大融合，而他自己就是这样的融合的结果。他深深地知道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也看到了中华文化在民族融合中的巨大征服力，他深信中华文化在这一次民族的大碰撞中将促使各民族再一次大融合。但他不能坐等这样的融合的到来，因为他看到蒙古民族在对汉民族的武力征服过程中，对先进的中原文化肆意摧残，儒学被践踏，儒士被杀戮。面对这一切，他痛心疾首，于是，勇敢地担起了保护中原文化的重任。他在元统治集团内部寻找能够合作的同盟军，他看准了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蒙古国前期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虽为契丹族人，但精通汉文化，对儒学尤为尊崇，贞祐年间由金投奔成吉思汗，立下了“衣冠异域”、“礼乐中原”的志向，反对屠城滥杀，主张“以汉法治汉地”。耶律楚材任中书令期间，招揽贤才，任用儒士，推行改革，征收赋税，促进蒙古国的一系列政策向适应农业文明的方向转变。在汴京围城时，元好问向耶律楚材上书，请求保护和任用54名金朝才士，希望凭借耶律楚材的力量保护汉文化的重要人才，最后实现以“衣冠礼乐纲纪文章”治理天下。元好问所推荐的54人得到了保护，而且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得到了元统治者的任用，他们对保护汉文化，传播儒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保护重要的人才，只是元好问保护中原文化的第一步，接着，他继续与耶律楚材联系，为保护先进文化奔走呼号，耶律楚材去世之后，他又与继任中书令的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交往频繁，关系密切，继续为共同的目标奋斗。

元世祖忽必烈受任主管漠南汉地之后，礼贤下士，尊崇儒道，在他的周围集结了不少汉臣。元好问看到忽必烈对儒家文化的尊崇，意识到通过他可以实现儒学的全面振兴。为了促使忽必烈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元好问与张德辉于1252年风尘仆仆，北上觐见忽必烈，请其为“儒教大宗师”，同时请求免除儒户的兵赋，得到了忽必烈的慨然应允。在元好问及其同道的积极推动下，在忽必烈当政期间，宣布恢复儒学，接受儒士们的建议，开科举，选人才，实行“仁政”、“礼治”。虽然阻力重重，他也曾动摇过，但他基本上还是站在了儒学的一边。元代的最高统治者能够重视儒学，元好问功不

可没。这样，元好问凭着自己崇高的威望和卓越的才能，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之士，互相配合，彼此呼应，掀起了一股尊儒重道的社会思潮。在他们的努力下，儒学得到了一些尊重，开始恢复其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元好问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的交游非常广泛，上至金元两朝的军政大臣，下至文学学士，隐者名流，名山道士，佛家僧侣，社会各个阶层无所不包，据专家考证，元好问交往较多的就有近500人。当时，以元好问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社会关系网，元好问的思想观点、文学主张、诗文风格对这一网中的人物都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河汾地区与元好问的家乡相距比较近，“河汾诸老”仰慕元好问的为人和才学，曾经追随元好问游历。元好问为内乡令时，他们与许多文士都聚集于此，交流思想，切磋诗艺。麻革、曹之谦、段氏兄弟等人都与元好问关系密切，有诗篇赠答。关于“河汾诸老”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但几乎都提到了“从遗山游”，可见他们与元好问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的诗文受到了元好问的直接指导，他们的思想也受到了元好问很大的影响。从“河汾诸老”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元好问诗歌的影子，从他们对儒学的倡导中可以看到元好问的主张，他们的隐居游历生活也与元好问的气节和处世哲学密切相关。车玺在《河汾诸老诗集·序》中指出，元好问“值金亡不仕，为河汾创正学”，河汾诸老皆“与遗山游，从宦寓中，一时雅合，以诗鸣河汾”。房祺也引杨仲德的话来评价他们的关系：“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从诸多论述中，可以看到元好问对“河汾诸

老”有着重要影响，堪称河汾之宗。河汾诗人的创作成就与元好问密切相关，他们象众星捧月一样，与元好问共同创造了金元之际诗坛的繁荣景象。

二、麻革

麻革(1184年后~1261年前)，字信之，号貽溪，金元之际河汾诗派的重要作家，当时有“海内名士”、“文章钜公”之称。王恽在《西岩赵君文集序》中把麻革与元好问、李俊民等文坛大诗人并提。房祺在《河汾诸老诗集》中，说麻革“与遗山诗学无嫌，古文出其右”，所以把麻革诗集排在了第一卷。清代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也指出：“元好问以宏衍博大之才，足以上继唐、宋，而下开元、明，与李俊民、麻革之徒为之后劲。”这些都说明了麻革在当时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据《山西通志》有关各卷和乾隆《蒲州府志》卷十二《麻秉传》记载，麻革的先祖可以追溯至唐代麻嗣宗，麻革家世显达，是有名的书香门第，给了麻革良好的教育，也给了他极深的传统文化的浸润，为他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麻氏祖籍青州(今属山东)，在麻继桢时，发现王官山水很美，于是，举家迁居此地。王官位于虞乡县治东南，曾是唐司空图的隐居地。王官谷内有一条河，司空图名之为“貽溪”，麻革因为居住在此，故号为“貽溪”、“貽溪子”，人称“貽

溪先生”。

麻革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情况，史料中没有详细记载，只有他本人在《游龙山记》中的两句自述：“余生中条、王官、五老之下。长侍先人西观太华，迤邐东游洛，因避地家焉。”从这里可知，麻革的青少年时期，主要居住在其籍里，过着悠闲宁静的山间生活。后来，开始游历，附近的山水都已经“厌登饱经，穷极幽深”。元好问《张仲经诗集·序》云：“及予官西南，仲经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宁携家就予内乡。”元好问在《麻杜张诸人诗评》云：“麻信之、杜仲梁、张仲经，正大中同隐内乡山中，以作诗为业。”元好问为内乡（今河南内乡县）令的时间是金哀宗正大四年、五年（1227～1228），也就是说，在这一时间内，麻革与张仲经等人居住在内乡，主要以作诗为业，仍然过着一种悠闲逍遥的隐居生活。金末，麻革入汴京，为太学生。不久，蒙古兵围汴京，他曾与刘祁一起为护城献计献策。结果，崔立献城投降。投降后的崔立，更是重权在握，为所欲为。为了洗去自己投敌的罪名，他示意属下为自己歌功颂德。于是，献媚者决定为他立功德碑。据刘祁的《归潜志·崔立碑事》，张信之、元好问与刘祁、麻革被迫撰写碑文。刘、麻无奈，写出碑文稿，由元好问删定，仅直陈其事。一直隐居山林，洁身自好，淡泊名利的麻革在这件事中经历了剧烈的精神痛苦。麻革在《游龙山记》中说自己“革代以来，自雁门逾代岭之北（皆今山西北部）……留滞居延（今内蒙境内）”从中可知，崔立碑事件后，麻革北上，在居延住过一段时间。在这一时期内，他游历名山，作诗访友。其后的情况，顾嗣立《元诗选·麻革小传》说

他“隐居教授而终”。关于麻革的卒年,没有具体的记载,只有陈庾的诗《吊麻信之二首》。由此推断,麻革卒于陈庾之前,而陈庾卒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八月六日,即1261年9月2日,麻革当卒于此年前。

从麻革一生的经历来看,他终生未仕,大部分时间是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而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游历、交友、作诗。在长期的隐居生活中,他把自己融入了自然之中,并用诗歌把自己的感受、思想真实地记录了下来:“爱山久成癖,得山真隽永”,写出了自己对山水的热爱,也写出了自己在观赏山水时的独特感受:“古来贤达士,亦复歌采薇。”“古来贤达士,以酒全其天。所以陶靖节,浩歌归田园。”在自然中他找到了一种悠然自在的乐趣,真正感受、理解了古代隐士闲适的生活和高洁的志趣,而他对这种生活的喜爱之情也充分表露了出来。“清泉为酿碧溪深,醉卧溪头弄云雨。”这又是作者隐居时的一种独特感受,清泉是他的美酒,溪流是他的窖藏,这种美酒取之不尽,饮之不竭。作者沉醉在这潺潺的溪流边。他横卧在大自然的怀抱,仰望着天空的云彩从头顶飘过,这是怎样的惬意和幸福啊!这是人类向自然的回归,在这里,人与自然是一种天然的和谐,只有真正的隐者才会有这种回归自然的美感。“稍稍林间布谷声,村南村北水云平。偶来竹寺看山坐,闲听清溪绕舍鸣。”这是田园生活中的美丽图画,又是作者在田园中的独特审美感受。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文士在隐居生活中的高尚情志。

虽然在隐居生活中,可以让“世事苍茫外”,让心中的烦

恼抛在一边，但是，大变革时代的战火与烟尘还是在侵扰着他。由于他的游历、交友和迁居，使得他时时感到战火的纷飞，也时时看到百姓的苦难。在他的许多诗篇中都留下了残酷战争的影子。在《上云内帅贾君》中描绘了一幅“四海共兵鏖”的图画：“雾黑龙蛇斗，山昏虎豹嗥。石伤填海羽，波动负山鳌。遗介潜寒渚，惊鷗走夜牢。江山留惨黯，天地入烹蒿。”在诗中，作者描绘出了战争中国家的混乱黑暗景象。在《卢山兵后得房希白书知弟谦消息》中作者写道：“军行万里速如鬼，风惨一川愁杀人。乱后仅知家弟在，书来疑与故人亲。梦中亦觉长安远，回首关河泪满巾。”诗中真实地写出了兵乱中家人离散的感受。战争带来了祖国大地的满目疮痍，一片凋敝，也给作者带来了哀伤、忧愤：“悲风鼓角重城暮，落日关河百战秋。形胜古来须上策，尘埃岁晚只羁愁。豺狼满地荆榛合，目断中条是故丘。”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都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在战乱年代，麻革也难以逃脱战争带来的不幸，他的诗里多处写出了自己的困苦境况和悲凉心情，“病卧秋风里，愁吟夜雨边”，“老境欢娱少，愁怀感叹长”，“疏雨梧桐夜，西风蟋蟀床。平明揽青镜，衰鬓又添霜。”“江山憔悴久，倚仗叹余生”，“念远心将折，闻兵梦亦惊”，在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作者追求着隐者的生活情趣，但战争的火焰还是在他身边燃起，使得他在贫病困苦的境况中过着惊恐不安的生活。在麻革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情况，也可以看到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

麻革隐居山林，但他并不孤独，他非常喜欢交友。在麻革所留下的诗篇中，与朋友赠答的诗篇占了一多半，这说明

他朋友多，交往多。从他的经历中可知，他曾与张仲经等人隐居内乡山中，以作诗为业，主要原因就是元好问在内乡为县令。为了朋友相聚，他可以远离家乡，迁居他地，这足可见他喜好交友的性格特点。

杨宏道说他“爱客出天性”，陈庾说他“闲来每爱从人语，醉里何妨对客眠”。文豪元好问就是麻革的挚友，麻革经常与元好问以诗唱和，他的诗文颇得元好问的赏识，金亡后，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推荐了54名“有益于世”的“天秀之民”，其中就有麻革。元好问有《赠麻信之》诗云：“梁苑同来手重分，洛西清语意尤亲。相期晚岁定知我，可道古人惟有君。”麻革《寄元裕之》诗亦云：“三年远别交情外，一夜相思客梦中。”相互离别之后，彼此都陷入了深深的思念之中，可见他们之间友情之真纯。

麻革的诗歌从内容上看，主要是朋友赠答、隐居生活和游历见闻。麻革为诗，古近体都擅长，诗风不拘一格。元好问在《麻杜张诸人诗评》中概括了三人的诗风：“仲梁（杜仁杰）诗如偏将军将突骑，利在速战，屈于迟久，故不大胜则大败；仲经（张澄）守有余而攻战不足，故胜负略相当；信之如六国合纵，利在同盟，又蔽在不相统一，有连鸡不俱栖之势，虽人自为战，而号令无适从，故胜负未可知。”元好问的评价切中要害。麻革的诗风不拘一格，且受唐诗的影响较大。《题李氏寓酒轩》、《置酒半山亭》、《阻雪华下》等诗有李白诗的雄奇豪放，激昂排宕，奇情异彩；《上云内帅贾君》、《送杜仲梁东游》、《关中行送李显卿》等诗有韩愈、李贺诗的语险词高，奇崛怪谲，色彩斑驳，境界新奇；《卢山兵后得房希白

书知弟谦消息》、《过陕》、《寄元裕之》等诗，有杜甫诗的沉郁顿挫，情真味长；《晚步张巩田间》、《竹林院同张之纯赋二首》等诗，又象王维诗的意境优美，清新自然。读麻革的诗，我们很容易想到唐人的诗歌，有时会想到具体的诗篇，显然，麻革的诗受唐诗的影响很大。虽然他的诗风不拘一格，但他的大部分诗歌都表现出了自然、淡泊、清纯的风格。

三、张宇

张宇，字彦升，号石泉先生，临汾人（一说洛西人），金末元初著名诗人。著有《石泉集》，今存诗21首，录入《河汾诸老诗集》卷二。

张宇的家世、生平，现有的史料中没有发现有关的记载，只有光绪《山西通志》卷一五五《文学录》中有这样简单的几句：“张宇，字彦升，临汾人。与同县房皞并从元遗山南游，传其诗学。”从张宇的诗作看，他似乎一生没有做过任何官，社会地位很低，一直在乡村过着平民生活。早年，他的生活平静、安宁，在乡村充分地享受着田园生活的乐趣。他的诗作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幅田园风光图，同时也抒发了对这种田园生活的喜爱之情。《和李子微村居二首》之一：“健羨南溪老，幽居水石间。心无尘事汨，身与白云闲。院净深藏竹，墙低易得山。蒲团香一柱，花落鸟关关。”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环绕的群山，密密的竹林，宁静的院落中，落英缤纷，鸟语啾啾。主人公悠闲自得，超然物外。这是一幅山

间隐士的生活图画。诗中满是对这种生活的羡慕之情。《襄陵北城溪坐》：“杨柳阴阴水气凉，椒花蔌蔌野风香。地偏愈觉似闲整，始信擒昌化日长。”诗中写出了清凉、醇香的乡野气息，也写出了作者在乡间生活的闲适心境。《和李济夫韵》：“午梦游仙鸟唤回，竹阴扫地净无埃。莫言嘉客闲中少，时有清风自来。”这是一幅乡村生活的动态画面，画中的主人公闲散、自在、与清风为伴。作者似乎在不经意间随手拈来了一个生活片段，娓娓道来，亲切而又真纯，丝毫没有雕琢的痕迹，在字里行间都透出了作者的悠闲和惬意。这完全是作者真实生活的叙说。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了张宇曾经在乡间有过一段宁静而又惬意的生活。

金末的战乱，打破了张宇宁静的乡村生活，也打破了他平静的心境。《送赵宜之归辛安兼简洛下诸友》：“昔经劫火然，二鸟奋惊翼。嗷嗷各何之，同落天西北。日夕相和鸣，此乐未易极。狂风忽吹散，一鸟归故国。”这首诗用两只鸟象征两个诗人的命运，虽然没有直接写出战乱的现实，但抒发了自己经历战乱之后的感慨，在作者的声声哀叹中，我们看到了战争之后的凄惨景象。“一鸟独未归，毵毵老无力。矫首思旧群，潸然泪沾臆。”作者对处境的悲伤，对命运的哀叹，在这几句诗中都表现了出来，读罢此诗，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位老弱而满面哀伤的老人。这是一位命运多蹇的老人，战乱已经带给他很多的不幸，而老年时期，爱侄夭亡，又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哭侄》：“学业方成二纪过，虚舟一夕殒颓波。死皆有命怜渠早，老独无依奈我何。归计云山空莽苍，愁怀日月暗消磨。白杨半夜风萧瑟，尽是吾儿《薤露》歌。”从

诗中可见作者老无子息，侄儿是他的依靠，他与侄儿感情笃深。侄儿夭折，他悲痛不已，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久久不能自拔，就连白杨的萧瑟声，他也觉得是在为侄儿唱挽歌。《感怀》：“世路羊肠剧险艰，天心应厌著儒冠。老无子息休心易，贫有交亲托事难。”诗中表现的是作者老年时凄惨的境况——老年无子，孤独贫苦，亲友难以依靠。这是作者当时心理感受的真实记录。

张宇一生命运多舛，但他喜交朋友，这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慰。张宇与元好问、房皐交往密切，与耶律楚材交往也很多，张宇与赵元的关系甚笃。张宇交友广泛，多为社会名流，文人雅士。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张宇找到了一些精神寄托。在《和刘敏之韵》中，作者写到：“城居宁不好，未易著闲人。客至惭无酒，诗成莫疗贫。谈天虽有口，无地可安身。羡杀清江鹭，生来不受尘。”诗歌中虽然在写自己的贫困状况以及自己对那种超越凡尘的高洁生活的向往，但从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与朋友交往的一些情况，他与朋友谈天说地，吟诗论诗，暂时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张宇的诗歌主要写闲居、家事、送别等日常生活。他文学功底深厚，诗歌表现出了多样化的风格。他的感怀诗、送别诗，感情深沉，沉郁顿挫，杜甫诗歌对他的影响较大。他的田园、隐逸诗，大都简淡闲适，言浅意深，意境优美，陶渊明诗歌对他的影响较大。张宇的诗可以说是“河汾诸老”诗的佼佼者。